

記黃慕松先生

王成聖

近讀同窗好友黃維恕兄輯印其尊翁黃慕松先生遺著，其中「西藏日記」民國二十三年五月二十一日至三十一日那十天之內，備述黃慕松先生旅藏行程中，和舍親鄧秀廷旅長結識並盤桓的經過。雖屬寥寥數語，着墨無多，但是因而益增我對這位「贊勳革命，宣慰西陲」的廣東老將軍的仰慕與愴念。黃慕松將軍是廣東梅縣人，畢業於

日本士官，和砲工專門、陸軍大學等學校。清末時便任過廣東陸軍小學堂監督（即今之校長），所以有不少粵軍名將，都出自他的門牆，如會繼他出主廣東省政的余漢謀是。黃慕松先生在廣東軍界地位之高，資格之老，民國人物罕與倫比。然而他又在民國二年即曾冒險深入蒙古、新疆，又復於民國二十二年新疆「四一二」政變後殉命

，兼職於蒙藏委員會。但是那已在黃慕松先生由蒙藏委員會委員長轉任廣東省主席病逝廣州之後，因此使我失却從游左右，面聆教益的機會。我之所知黃慕松先生的軼聞軼事，得之於舍親鄧秀廷，和黃先生的三公子維恕學兄，以及前西康省政府委員兼駐京辦事處處長楊秉離先生的口述，其中可資記載而為讀者所樂聞者，似不在少。

飛迪化宣慰，民國二十三年尤膺命為西藏達賴喇嘛冊封、致祭大典專使，主持達賴十三世的冊封致祭大典。他是黨國的重鎮，却能慨然以致力邊事引為己任，這在中央大員中確實是不可多得的先知先覺者，因而使我深感大有一記黃慕松先生軼聞軼事的必要。——自民國二十六年三月二十日黃慕松先生病逝於廣東省政府主席任上，忽忽三十二年，報章雜誌，有關這位廣東軍界元老的記載，未免太少了。

黃慕松先生是我國近代史上，極關重要的人物之一，他在政治、軍事、外交、邊政等各方面，都有卓越而重大的貢獻。他兩度負笈日本，鑽研軍事學術，是我國考進日本陸軍大學的第一人。又曾在世界大戰終戰後，自動請求以「軍事研究專員」的身份，到英國留學一年，並在德、法兩國考察研究歷時兩年之久。因此他精通日、英、俄、德、法各國文字語言，余漢謀將軍曾經追念他的這位老師說：



主持西藏達賴十三世冊封致祭大典
專使黃慕松先生遺照

博涉通方一時罕匹

予生也晚，雖會於肄業中央大學期間

「……博涉通方，一時罕匹矣，蓋前此外蒙之役，與此番歐洲之行，皆足為公一生事業樹立偉大之基。平生抱負，於邊事外事，寄趣尤深，其後兩赴邊疆，兩使異域，足跡遍歷歐美非洲

，暨南洋羣島各地。國內則東三省、內外蒙古、新疆、西藏，無不周歷，孤懷曠識，闊達多聞，本所心得，貢獻黨國，絕非一孔之士所能幾及。全國軍政羣彥，無不欲襟推服，奉為前馬。而公自始至終，謙然自處，未嘗有毫髮之自足也。」

一般認為，余漢謀將軍這一段文字，並無踵事增華，變本加厲之處，而是確能傳黃慕松先生其人其事的。黃慕松先生誕生於民元前二十八年，在世五十四歲，自光緒中葉以至民國二十六年，他曾達成了很多項出類拔萃，難能可貴的個人光榮紀錄。可以稱之為「廣東之最」，或竟是「中國之最」。

條分縷析，約略敘述，筆者在此姑且記下以下的各項：

- 一、他是廣東武備學堂畢業生，由清廷軍諮府選派留學日本的第一人。
- 二、他在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是成績最優秀的中國學生。
- 三、他是廣東軍界新軍將領中資格最老，學歷最高的第二位，第一位是曾任衛戍總督的徐紹楨。
- 四、他是中國學生進入日本陸軍大學最早之一人。

五、他是國父就任臨時大總統於南京後，廣東籍軍人級職最高的一位——時任臨時大總統府參謀部第四局局長。

六、民國以來第一位實際主持兵站業務的，便是黃慕松先生。——據余漢謀將軍的記載：「（民國元年）時北伐軍先後雲集南京，謀設兵站

，任黃膺白（鄂）先生為局長，又以公副之，事無大小，一決於公，從此賀襄革命，致力尤多，時公年猶未滿三十也。」——「為什麼一事無大小，一決於公」？那是因為兵站局局長黃鄂，時正在上海擔任滬軍第廿三師師長，不克兼理大本營兵站局的業務，所以委由黃慕松先生代為主持。

七、他是我國近代歷史上第一位派赴蒙古、新疆，規劃國防軍事的「考察委員」。——時在民國二年一月，黃慕松先生係奉袁世凱之命，深入邊陲。他和同學彭琦、陳宏尊相偕前往，不辭險阻長程跋涉。彭琦竟在陰山南麓的赤烽，墜馬慘死。

八、他是我國最早派遣赴歐考察研究的「軍事研究專員」。

九、他是民國以來，我國軍人參加外交工作的創始者——歐游返國，黃慕松先生曾奉派擔任中俄界務公署參議，兼中俄會議專門委員。時在民國十二、三年之間，黃先生並由於此一新職，使他學會了俄文。

十、他是我國軍人中首先介入交通部門策劃工作者。民國十二三年間，黃慕松先生曾奉派兼任交通部路線審查會主任。

十二、黃埔軍校成立以後，他是廣東軍界參與黃埔教育工作級職最高，職務最關重要之一人，——民國十四年黃慕松先生回到廣東，出任粵軍總司令部編審委員長，兼黃埔軍校高級班副主任。

十三、他是造就人才最多的一員粵軍師長。民國十六年黃慕松先生出長陸軍第三師，據前聯勤總司令，黃慕松先生的從弟黃鏡球著文說：

「……十六年任粵軍第三師師長，其間軍治嚴肅，謀猷宏達。暇日，探討各國新舊學術，著作頗多，傳業日廣，門弟子發名成業，尉要職，縮兵符者，肩踵相接，中外人士，推為軍事專家。」

十四、北伐成功後，他是廣東將領，在國民政府中地位最崇高的一人，——擔任軍官團副團長，「翊贊整軍，得人為盛」。

十五、廣東將領出長陸軍大學，以他為第一人。——時在民國十七年八月。

中國軍事測量之父

十六、他是中國軍事地理學的權威、創始者，甚且可以譽之為「中國軍事測量之父」。

我國第一位軍事測量主管，雖說是在民國元年，國父就任臨時大總統，在大本營參謀部下，設有一個「陸地測量局」，局長由黃篤謐擔任。但是第一任臨時大總統任期祇有三個多月，陸地測量局之難有建樹，實為時間所迫有以致之。

民國二年，黃慕松先生深入蒙疆，佈署國防軍事，三人行祇剩了兩個人相偕得歸。袁世凱為了酬謝他所建立的豐功偉業，特以「陸地測量總局局長」一席為酬。當時，黃慕松先生即有心施展長才，一抒抱負，訂立「陸地測量總局」的規章制度，不再使它成一個聊備一格，有名無實的庸庸單位。可是，未幾他便發現袁世凱陰圖異志，有所不軌，所以他三渡日本，入陸軍大學繼續深造，薄局長一席而不為。

等到民國十八年八月，黃慕松先生膺任參謀

本部測量總局局長，他素願得償，因而幹得十分起勁，黃鎮球將軍說他：

「……嘗挾輿圖，窮歷僻遠，全國軍事測量，賴以臧事。兄（指黃慕松先生）益縱覽關塞，熟於形勝，軍事地理之學，獨步當時。」

民國十九年秋，黃慕松先生又奉派出使英倫，擔任「萬國航空會議」代表，第四屆萬國測量聯合會和第三屆萬國航空測量會議的代表。於是使他尤獲機會吸收各國之所長，返回國內，銳意興革，建立制度，我國軍事測量的體制，方始燦然大備。

黃慕松先生之似可譽為「我國軍事測量之父」，還有一段佳話，那便是他的第三公子黃維恕先生，肯構肯堂，精研測量，竟然繼承了黃慕松先生的衣鉢，尤其吸收新知，發揮光大，也成為我國軍事測量的權威。黃維恕兄在我國軍事測量界學驗俱豐，業績昭著，因而使他在樞府遷臺以後，積資洊升測量學校校長及聯勤總部測量署署長，服務軍事測量界，前後歷時三十餘年之久。而聯勤測量署的前身，截至黃慕松先生於民國廿五年病逝時止，正是黃慕松先生所主持過的「參謀本部測量總局」。父子同官，在民國史上誠屬罕觀。

十七、我國軍人代表國家出席國際會議，既以黃慕松先生為始，而我國出席全球性的縮減軍備會議在歷史上也是破題兒第一遭。就在黃慕松先生赴英的同時，政府特任黃先生為「國際軍備縮減委員會」專門委員。當時他一身兼任三項國際會議的代表，往返奔波之餘，每天開會，恒在

四五個小時以上。余漢謀將軍形容他在英國倫敦時的工作情形說：

「……日則出席會場，常歷四、五小時不倦，與各國軍事、政治、經濟家警效一堂，發抒蘊蓄，偉論驚人，羣深歎服。暮則草擬日報，披覽撰輯，午夜不休，泊閉會，已積勞成病。然對於考察任務，仍奮勇前進，乘會議之餘暇，為半球之環遊。」

就由於這一次的力疾從公，孜孜矻矻，使黃慕松先生的健康，為之大受影響，因而也種下了他五十五歲英年，病逝廣東省主席任上的遠因。當時，他已病得一連兩日不進飲食，但他仍欲完成「環遊半個地球」的考察旅程，想從瑞士的日內瓦轉西班牙馬德里，和葡萄牙的里斯本，再循愛爾蘭入英倫，作為他環球考察軍縮的第一段。許多人勸他以健康為重，早日住進醫院療養。黃慕松先生不肯聽從，於是僚屬為他延醫診視，然而黃慕松先生責任心重，「而已身之悅瘁，所不計也」。他不顧醫生的警告，仍然按照預定計劃，抱病遍歷瑞、法、西、葡、英各國，而由英倫赴俄，循西伯利亞鐵道，輾轉返抵國門，達成使命。

十八、民國二十年中國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黃慕松先生膺選中央執行委員，這使他在黨務工作上，躋登於最高領導階層。與此同時，他又兼任參謀本部次長。

十九、民國二十一年二月，國際軍縮會議正式揭幕，黃慕松先生遂為我國歷史上第一個正式國際軍縮會議的全權代表。

二十、自民國二十五年二月出國赴會，到同年秋經美國返國覆命。中央派他為考試院典試委員，另一個職務，又是史無前例的參謀本部「邊政組」組長。

以上擇要列舉黃慕松先生半生的「破紀錄」業績，信筆寫來，已有二十條之多。但是黃慕松先生一生之中，最為世人所熟知的兩件大事，厥為擔任民國史上洵屬空前未有的「新疆宣慰使」，和達賴喇嘛冊封、致祭專使。他是中央大員實地籌邊的第一人。

宣慰新疆驚險一幕

新疆行，就黃慕松先生個人來說，是為他一生經歷中最緊張驚險的一幕。先是，民國十七年七月七日，新疆外交署交涉員樊耀南等刺殺新疆督辦楊增新。軍務科長張培元調集軍隊，擊斃樊耀南，原與樊耀南秘密勾結的民政廳長金樹仁遂近水樓台，脫穎而出，登上了代理新疆省主席的寶座。

兩年後，金樹仁因處理哈密民變有所不當，引起維吾爾族人的擴大變亂，新疆省軍進剿迭次失利，動亂一發不可收拾。維吾爾族人又自甘肅引來野心勃勃的馬仲英助陣，馬仲英兩度入新，金樹仁不但天山南北兩路全失，而且省城迪化都已經受到回族大軍的威脅。於是金樹仁重用當時唯一能够領軍作戰的盛世才，因此，省軍大部落入盛氏的掌握。

民國二十二年四月十二日，迪化在回族大軍壓境，風聲鶴唳，草木皆兵聲中驟生改變。金樹

仁的新疆督辦公署參謀長陳中和城防指揮官白受之等密謀推翻金樹仁，唆使白俄歸化軍反戈相向，迫使金樹仁越牆出走，逃到西關警察局，指揮他的親信部隊楊正中、孟梁兩團一千餘人發動反攻。同時急令盛世才回師赴援，白俄歸化軍不敵，正要登車撤走，盛世才率部抵達。他的隊伍槍口指向金樹仁的部隊，於是金樹仁方知大勢已去，黯然離開迪化，後來遶道退出新疆。在當時有舉足輕重之勢，又有重兵在握的盛世才，遂經倒金份子的一致推選，出任新疆督辦，而以劉文龍為省主席。

中央聞變，以「西北藩籬雖號稱天府，而邊地寬遠，情形隔閡，非有知兵大員，洞曉邊務者馳往宣慰，不足以布施德意」。因此明令黃慕松先生為新疆宣慰使，搭乘專機飛往迪化。

這是一個十分危險而又非常棘手的任務，因為新疆時正紊亂，情況不明，沒有任何人可以規知新疆「新當局」究將如何對待中央派來的宣慰使？但是黃慕松先生毅然決然，啣命西飛，他到迪化後僅與盛世才匆匆一晤，提出了和平解決維族變亂的主張，盛世才即以馬仲英西進的大軍正向距離迪化已不在遠的三台挺進，軍情緊急，刻不容緩，他親自領軍前往迎敵，而將黃慕松先生留在督署鎮遠樓旁住下。

盛世才和馬仲英的生死決戰，展開於阜康與三台之間的「滋泥泉子」，一場鏖戰整整打了三天三夜。終於盛勝而馬敗，馬仲英退到天山以南的南疆，與當地舉事的維胞會合，迪化當面威脅，宣告暫時解除。盛世才班師省城，各界正在熱

烈祝捷。忽然在六月二十六日那一天，盛世才以召集緊急會議為詞，召來倒金份子陳中、李笑天和陶明樾等三人，立即槍決於黃慕松先生臥室旁邊的鎮遠樓下。同時他在會議上宣稱：

「陳中、陶明樾、李笑天圖謀推翻現政府，顯有謀叛行為，業已繩之於法。」

尤其他即席宣佈，他對黃慕松所提的改新疆邊防督辦為軍事委員長的擬議表示不滿。於是他和前任主席劉文龍先後提出辭職，聲言他將率領部隊前往塔城駐紮。

「四一二政變」繼之以「六二六事件」，消息傳出，舉國震駭。當時尤有謠言，盛傳中央派赴新疆的宣慰使黃慕松業已遇害，乃使中央迅即電召黃慕松先生返京。但是黃慕松先生從容不迫，他在迪化雍容鎮靜，六月二十八日，故意的用明碼電文呈報中央，說明新疆偏處強鄰，情形複雜，隱憂四伏。盛世才、劉文龍二人已在危疑震撼之中，維持大局兩個多月。他請中央明令真除盛世才的「邊防督辦」，和劉文龍的主席職務，俾以安定人心。

這個明碼電報一發，緊迫的情勢便急轉直下。先由中央致電盛世才、劉文龍，告誡他們：

「……不可自生携貳，致墮前功。……」

而盛劉二氏也立即電復中央，略稱：

「……職等粗知大義，萬無携貳之理，皇天白日，實鑒此心。」

於是新疆局勢漸趨安定，黃慕松先生則在迪化一直住到七月二十一日，方始專機還京。當時中央大員都在廬山開會，黃慕松先生奉召入山，

出席報告，由於他的極力主張，中央遂即明令發表盛世才為新疆邊防督辦，劉文龍為新疆省政府主席，另以新疆軍界前輩，張培元為伊犁屯墾使兼第八師師長。——一次驚心動魄，險象環生的邊陲事件，於焉告一段落。

回返南京後，黃慕松先生膺命出任陸軍大學校長，便在這一年的冬天，西藏達賴十三世圓寂，中央又特派黃先生萬里入藏，擔任冊封致祭大典的專使。自民國二十三年二月十日明令發表，黃慕松先生經過兩個多月的籌備，行程尤歷四閱月之久，然後他又在拉薩滯留三月有餘，代表中央主持了致祭和冊封典禮，成立了駐藏辦事處。然後始於民國二十四年二月十六日返抵都門，由着手籌備到回程，前後歷時一年零六天。

黃慕松與鄧秀廷

黃慕松先生和他的隨員、衛士，他們入藏的路線，係由南京乘坐飛機直抵成都，然後再經過邛崃、雅州、榮經、漢源、泥頭而抵瀘定、康定。舍親鄧秀廷時任旅長，他便是在康定迎迓黃慕松先生，因而結識了這位大員，由於幾度長談，十分投機，於是成為好友的。

鄧秀廷的事迹，請參閱本誌三卷六期，拙著「大涼山恩仇記」一文。他和黃慕松先生相比，一個是學養俱深，中外欽重的中央大員，一個是草莽出身的邊陲旅長，靖邊司令。但是鄧秀廷其人天性機警靈敏，善於承顏接詞，應對週旋，大概是這個原因使他備蒙黃慕松先生的青睞。五月

二十一日黃慕松先生一行由瓦斯溝走了六十里路，抵達康定，鄧秀廷等便給他安排了一個盛大的歡迎場面。他率領了學生樂隊，喇嘛代表，還有各界士紳，在大路兩旁排起了隊，鼓號齊鳴，砲竹喧天，一直迎到了距離康定五里開外的菜園子。同時以菜園子為起點，沿途擺設茶點酒食，請黃慕松先生和他的隨員、衛士，一路隨意享用。

黃慕松先生在康定住了十天，鄧秀廷和他每天見面，而且相偕出遊，大排筵席侍候。他曾陪侍黃慕松先生遊過康定全城、北郊、遭橋溫泉、跑馬山、仙女寺、朶者折寺、南郊、鍋莊、二道橋等處，兩度在遭橋溫泉入浴。並且參觀過朶者折寺開山喇嘛的肉身佛像，及其珍藏的千佛佛經，這無數卷佛經每一個字，每一幅畫都是用黃金寫繪的，不但精美絕倫，尤為無價之寶。

鄧秀廷會一連兩次為黃慕松先生舉行盛大熱烈的歡迎會。會後並有遊藝節目，包括女生跳舞，西康少女跳鍋莊，跳孩子，居然還演出了話劇、川劇，真是百戲紛陳，極一時之盛。

黃慕松先生曾經接連幾次親赴鄧秀廷的康定寓所，和他促膝長談，賓主兩歡。有一天晚上他們由下午談到了深夜九時，方始盡歡而散，黃慕松先生豐富的學識，和卓越的見解，使鄧秀廷佩服得五體投地，他自己認為這一次結識黃專使，確實獲益匪淺。這十日間的盤桓，留給他極其深刻的印象，往後雖然事隔多年，他仍不時在人前沾沾自喜的提起，黃專使告訴他「如何如何」。

余漢謀將軍記黃慕松先生入藏之行，也會對於黃先生宣慰邊胞的豐功偉蹟，大書特書，稱譽

不置，他說：

「……中央以西藏為西陲要區，惟以條約所關，界務複雜，政教又有微瀾。時值達賴喇嘛下世，乃特派公費崇封，隆祭典，專使西行，勅宣令德。公拜命，以二十三年四月成行，涉川康，抵拉薩，深入兩藏，乘危遠邁，杖策長征。抵藏之日，萬眾夾道歡呼，爭觀威儀，謂為數十年未有之盛。大廟施茶，典禮至重，公周旋壇坫，儀觀偉然，拊循之餘，無不嘖嘖歎服，感中央不棄西陲之至意。而總理主義由是乃滂薄西甯，在公固不辱使命，足紓中央西顧之憂，而公之一身，遂艱難險阻之備嘗，積病之深，伏於此行矣。」

由此可見，黃慕松先生實為中央大員萬里籌邊的第一人。然而他個人因為這一趟千辛萬苦的遙遠旅程，於是積病更深，終於兩年之後病故，則對國家、民族而言，都是一項甚大的損失。

黃慕松先生對於他的這一次入藏行，曾經著有「西藏遊記」一冊，民國五十三年元月經由他的哲嗣黃維恕兄輯在「黃慕松先生遺著」一書內，編印問世。可惜這一本書並不對外公開發行，僅祇分贈友好，而且印數只怕也不多，所以外間見者甚少。不過，書中「新疆概述」、「西藏日記」兩部份，載有極重要而極權威的邊疆史料，和地理、風俗、民情、政教等各方面的情形，個人認為是留心邊務者必須閱讀的重要著作。

民國二十四年二月經由印度返抵南京後，黃慕松先生即出任蒙藏委員會委員長。二十五年秋他改任廣東省政府主席，為桑梓服務，卓著政聲

。二十六年三月二十日病逝於廣州任所中大醫院，得年僅五十四歲。

黃慕松先生一生清廉自持，有為有守，至今廣東老鄉猶在懷念他的政績和為人。廣東一省吏治之澄清，烟賭之禁絕，和經濟建設的從事，是黃慕松先生最為人誦念不置的三大成就。他生前因為尚有高年老母在堂，所以他「家政秉之母，不使妻有私財」，這一點在當年的封疆大吏之中是極其難能可貴的。而且他侍母至孝，他死時那位八十多歲的黃太夫人猶仍健在。

當茲西藏風雲日亟，達賴十三世的後輩達賴十四世，逃亡入印十年，西藏事件成為八方矚目的重大國際問題。追念宣慰邊疆，不辭勞瘁的黃慕松先生，實令人無限的欽慕與悼念。

贈書

贈與中外雜誌讀者
。請剪此券並附郵
票三元寫明收件人
地址、姓名，由本社寄贈黃正銘
教授著戰時國際公法一冊。

贈

贈與中外雜誌讀者的
親戚、朋友、同學、
試閱。請剪此券並附
郵票三元，寫明收件
人地址、姓名，由本社代寄本誌
第一卷第二期再版本一冊。